



楓山章先生文集卷之四

五世孫章重補校

知縣收與民堂男

從弟井菴居

書法編輯

毘陵

後學毛憲校正

雜著

易論

聖人作易蓋為君子謀也而亦為小人謀乎易之於
小人也深惡而痛絕之不使得志焉視之蓋不啻禽
獸其肯為之謀哉况乎黃裳元吉南蒯終以取
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易果不為小人謀矣
奚其謀曰此所謂不謀之謀蓋至理之權與聖人之

三教欲使天下後世之皆為君子而不為小人也譬
若明師之於弟子諄諄之誨固教也不屑之誨亦教
也烏可謂諄諄者之為教不屑者之非教乎易為君
子謀諄諄之教也其不為小人謀不屑之教也噫吾
於是見有以見聖人憂世之心矣天下之不能有君子
而無小人猶造化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也故聖人作
易於陽則引翼之扶持之惟恐其不盛於陰則排擯
之抑遏之惟恐其或盛凡易之所謂吉所謂亨所謂
利者必多陽也否則陰之比陽應陽從陽而得正者
也其所謂凶所謂悔所謂吝者必多陰也否則陽之

比陰從陰應陰而失正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聖人之情何情也扶陽抑陰之情也扶陽因為君子
謀而抑陰未必不為小人謀也是故杜彖征吉戶庭
無咎謀出處也揚乎王庭括囊不害謀語默也乾而
揚厲震而修有損而應分重製也而進事以進請所
以修身也臨而保民觀而設教吳兩中命行事噬嗑
而中動去謀所以治人也飲食於君宴會也於隨遊難
於否飲合於國反身修德於蹇則於處常處變之事
無一不為之謀易之象象於君子者如此其於小
人也則不然履霜則恐其所履女則憂其壯童本是

牝食人曰艾紫惡胤豕之踟躕戒利沐之滅之誠不為
之謀夫然使小人知所悟焉必將曰履鋒而刑劉負
乘而助履易蓋戒我不可以履鋒而負乘也獲狐於
田者幸於履易又救我不可以為狐而為隼也小人
勇於小人弗克吾而不為小人則甲夫克夫能反乎
此則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華存不為之謀者乃
所以無為之謀也又利之六五許其貫魚之利復
之六四美其獨復之道而否六二有包水之心遂為
小人之吉所以開其遷善改過之門至矣為小人謀
孰有加於易哉由是觀之則易之不為謀特不為之
謀為小人之事耳小人而欲為君子易固未始不為
之謀也

書論

聖人之經將以垂訓天下後世也經而不訓何以經
為是故其道易行其事易為依乎中庸不貴苟難使
天下後世之人無智愚賢不肖皆可得而學焉者也
書之為經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焉吾意夫子
所錄必期之為法於天下傳於後世者也然有不能
無疑者君臣父子定位為不易之常也君令臣從父
傳子繼道之經也舜禹受終受命之禮具於此諡湯

武鳴條牧野之事商周之書詳焉若此者非常不經
果可以爲訓乎曰聖人之經烏有不可訓者特在乎
學者察而識之耳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術
有經有權堯舜朱均之父子湯武辛癸之君臣變也
非常也未易以經言也自堯舜視之則全父子之恩
者吾之私而爲天下得人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害
公自湯武視之則守君臣之分者吾之私而爲天下
去暴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廢公於是不得已而禪
授焉放伐焉者權也權雖非常行固不可以爲訓然
使天下後世知夫不幸而遭人倫之變者有權以處

之而不至於窮是獨不可以訓耶曰使人人而權焉
則燕會可堯舜莽丕可舜禹而湯廣項籍之徒皆湯
武矣率天下之人而稱仁義者未必非帝王之書也
聖經垂訓果若是乎曰經之所垂蓋亦著夫聖人處
變之道而垂訓之意微寓乎其間耳非曰人人而可
權也桐宮之事孟子以爲有伊尹之志則可而致辟
管叔雖周公亦不能無過故必有舜禹之德而天之
曆數在焉然後足以當堯舜之讓苟惡不辛癸心非
湯武而欲援鳴條牧野以實口則是天下之罪人也
而可乎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曰權必聖人用之

而衆人不得用焉則是堯舜湯武之事不可法夫子
雖著於經亦虛文耳其所以爲訓安在曰惡是何言
也堯舜之事不以訓人之父而可以訓其子湯武之
事不以訓人之臣而可以訓其君爲子者曰吾不可
以朱均吾而朱均則父必堯舜矣爲君者曰吾不可
以辛癸吾而辛癸則臣其湯武乎於是莫不懼焉以
自修處仁遷義皆爲君子之歸而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相安於太古無事之天此獨非聖經之訓耶彼以
爲帝王之事非中庸之道不可以訓者非知書者也

詩論

詩之二南蓋所以咏歌文王之化也聖人采民謠被
管絃而用鄉人邦國以化天下以教後世鏗錡炳耀
馨馥汗簡固宜其誦聖德而美政治者無所不至也
今攷其詩大率多述閭閻之事與夫村謠野誦之聲
其詞曾無少及於文王者是豈文王之德無足稱耶
噫此文王之所以爲至德所謂其民皞皞而莫知爲
之者也夫關雎樛木之后妃宮人能知之鵲巢采蘋
之夫人南國之家能知之兔置之武夫羔羊之大夫
在野者在朝者知之而甘棠之召伯人之蒙其惠者
知之知之固可得而咏歌之至於文王之德穆穆深

遠其孰得而知之哉舉一世之人咸囿於文王大造
之仁鼓之舞之而莫測其用譬猶軋元默運太虛無
爲而花木飛走群生之物發育長養於春風和氣之
中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其形諸味歌亦不過如春鳥
秋蛩感時令而自鳴其樂耳彼何有於文王之德而
味歌之哉又况高厚不可繪而動植易以畫溟渤不
可探而沼汴易以測仁厚之公子可以麟趾比仁心
之諸侯可以騶虞言而文王之仁非特騶虞麟趾也
彼雖欲歌頌之亦安所措其舌哉昔堯舜之爲君也
康衢謠之擊壤歌之但曰不識不知而已曰帝力何

有於我而已而巍巍如天之德洋洋乎民無不
文王其美矣夫乎詩詞之無及者無怪也
涓涓皆大海之水隙光熒熒皆日月之明彼后妃夫
人與其諸侯大夫之賢何莫非文王之化哉詩人之
辭雖未嘗及於文王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轉移動
化之妙始作於家邦終於四海無以復加者矣故孔
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若夫歌
聖德而美政治則周公之雅頌詳焉所謂惟聖人能
知聖人者也彼二南詩人誠不足以及也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於天下而立一時之政
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行賞罰於羣而自立萬世之
政治先王之世五服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
罰之賞罰也夫子作春秋崇筆於一字之褒凜鉄
或於片言之嚴是乃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
權僅可施於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罪
不得逃焉賞罰之權僅能勸懲於一時而春秋之賞
罰則足以勸懲於千百世之久夫子雖窮不得位其
功顧不大於有位者歟或者乃曰賞罰者天子之事
夫子病諸侯大夫之僭也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

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
道雖在我亦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嗚呼為此說者何
其不知春秋耶夫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
理天下寧有位公而道私者乎位之所以公者以道
存焉耳道之不存位獨能公耶首止之會周惠王將
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
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
以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夏商之
季位不在湯武而道在焉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
相宮之際位不在伊尹而道在焉故伊尹奉先王以

行賞罰道之所在皆不為僭其僭者皆不合乎道者也周之既衰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而亂賊肆行無所忌也故夫子脩春秋明王法以誅亂討罪亦道之不得不然耳然於每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以見春秋之中或予或奪或進或退其所以賞罰之者皆王也而已無所與焉如是而假天子之權何不可者而猶以為僭乎或者又曰夫子作春秋賞罰之權不自與而以與魯曰此魯之賞罰也蓋魯為周公之後故假以天子之權是亦不然孟子記孔子之言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素王

實任之也而曰不以自與可乎春秋之作上以續往聖之道統下以立萬世之人極所以為百王不易之大法將以公諸天下後世而豈私以為魯哉若以春秋魯史為與魯之書則夫子不過假魯史以寓王法耳未見其與魯也若以請討陳恒為與魯之證則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亦非為與魯也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夫子猶或非之曾謂魯為周公之後而獨許其假天子之權乎是皆不通之論也此其為說蓋蹈龍溪漢儒黜周王魯之言而曲為辭其不足信也明矣

禮論

世之論禮者皆曰三王異世不相襲衣吾以為三王之禮正相襲也古之王者乘時有作正朔則改服色則易徽號則殊文章器械衣服則別焉異焉其禮可謂不相襲矣而美龍衣曰相襲衣而不在于所襲者是其所以為龍衣也人皆知相襲衣之為襲衣而不知不相襲衣之為襲衣不相襲衣之為襲衣之大者也四時之運春令木其氣溫夏令火其氣燠秋令金其氣涼冬令水其氣寒各不相襲衣而所以相襲衣者不在于生百物成歲功乎昔堯舜以天下與賢而禹則傳子禹所以襲堯舜也

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子曰仲之孟子所以襲孔子也然則三王之於禮其亦不襲之襲歟何者禮有本有文本者天地之常經不可以不襲襲文者古今之通義不可以必相襲也譬之於柱然今日之柱以如是而音調明日之柱又如彼而音始調所襲者其音也所不襲者其柱也音既相襲則其柱不必膠矣是故四璉六瑚八簋宗廟之禮不相襲而襲其尊祖敬宗之心夏序警宗類宮學校之禮不相襲而襲其養老敬民之典冠而毋遺章甫委貌服而山火龍章車而鈎車大路垂路旗而綏旂大白大赤名物固不相襲

而所以尊瞻視明等威者則相襲也若巡朝若昏冠若喪葬儀文度數或損或益或隆或殺舉不相襲然而親諸侯成男女哀死亡之意又未始不相襲焉夫聖人豈不欲其制度文爲一惟古之是襲哉顧法立而弊生時異而勢殊或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不得不少有變革以順其天叙天秩之本然是則不相襲者乃所以深相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苟不相襲而何以爲因乎

福建策士

問閩自無諸始封其地僻陋其俗鄙朴其人物固希

踈寂寥也至唐而後典學常袞登第自唐曼胡之纓化爲青衿益駸駸乎與上國齒矣試舉一二與二三子論之爲子莫先於孝葬親廬墓而有白鳥甘露之祥奔喪倚廬而致甘露烏鵲之異或泉涌於墓側或芝產於廬前或並著孝忠或六辭起復其行孰爲最篤爲臣莫大於忠寧以頸爲礪石而不從劉闢寧以口含鴆毒而不辱女真封邑二守並死蠻儂之難興化兩陳捐生蒙古之兵或擁護神御而甘心被害或從容卮酒而不忍偷生其節孰爲最顯科第莫重於倫魁並蓮之瑞連兆三魁

雙榴之識聯名榜百賦陳象物之鼎詩吟破柱之
雷或百里而三出狀元或一方而兩魁文武或使
遼而兼備將相或召對而乞摠權綱其人物孰為
最賢仕宦莫榮於宰輔在慶曆則不進宗戚力阻
濫賞在熙寧則請免條例欲更新法受遺詔於治
耳之初陳規模於中興之日獎庶退而抑奔競謹
法度而惜名器或以身任怨或不欺事君或長於
料事或盡忠謀國其相業孰為最盛以言乎論諫
則三諫之詩古靈之藁封還詞頭力攻李定圖獻
流民抗言新法以小官而敢論大事為中丞而不

肯徇人哉入元祐之黨或著尊堯之集其氣緊為
孰愈以言乎詞章則首指有詩泉山有銘名重蔡
林詞學無比職居西掖文學有聲或負江山之詩
名或稱渣巖之賦號其文藝為孰優通志有畧皇
鑑有進上樂論二十篇著禮書百餘卷學孰為博
水利有聞羨餘不獻令行光化播為衡水之歌尉
滿銅陵追却餽藥之叟政孰為善以至六君子之
名顯於太學四先生之號重於閩中或以童子而
應科或以處士而賜號之數君子皆閩中之表表
者諸士子生長其鄉平日所以仰高景行而尚友

之者蓋已有素可歷舉其人而詳論其世歟然猶未足爲闡之盛也彼理學一脈掀揭宇宙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豈區區功業文章之士哉蓋自立雪程門吾道始南擢歌武夷斯道大著而洙泗之統伊洛之傳盡在閩中矣當是時故老道德賴此典刑晚輩學問視此楷模遠而師友之淵源近而家庭之授受八郡之士見知聞知以道學自任者無慮數十亦可悉其人而各究其學之所至歟山川如故風氣不殊何昔有其人而今之未聞耶二三子之爲學亦

嘗有志於是歟抑止從事功業文章爲前此之數君子歟請著于篇有司將以認爲已爲人之實

國子監策士

問國學之設所以維持世教造就人才而非徒爲粉飾太平之具也自昔以來其建學之制爲教之法得才之效互有不同則游於斯者不可以不知也請以所疑從諸君質焉孟子論學爲三代所共宜其無異名也而禮有上庠東序右學東膠成均璧雍之異何不合於孟氏孔門傳大學之道不過三綱八目宜其無他道也而禮有三德三行六藝六

儀四術四教之目何以不同於大學師一也而有
大司樂樂正師氏保氏司成司業之職何以分士
一也而有曰選曰俊曰造曰進之義何所取周之
五學與漢之三雍唐之七學宋之四學其數之不
同亦各有說歟今太學之六矣其亦有同於古歟
古之士以德業相先今乃行業不脩惟笑撥歷之
月日豈以是為惜寸陰耶古之學以明經為務今
乃經術不講群爭短左之甜苦豈以是為奪錦標
耶欺誕之習每稱病以免坐堂奔競成風或附勢
而求遠之憚拘束而縱放縱避勤勞而求安逸若

是者可望其有八材之效變化士心作新士習
使為師者各舉其職不為倚席之博士為士者各
修其業不為城旦之士於學先於學問而資格之
不計相尚於道德而奔競以為耻不有實教之化
幸成核核之才何所施而可國初積分之法可
復舉乎湖學經義治書之課程于吏師賢之議
亦可用乎抑別有甚遠乎前代太學諸生有舉帖
而收飽司隸者有倡義而不污朱此者有殺身以
垂宰相之用合者有挾重以論宰相之起復者亦
有美劣之是非諸君皆四海之生由一門舉而來

自處者人下乎願一吐胃中之毒老夫嘗歛衽以
拜下風

天生斯民主之司牧而寄以三事即孔子所謂庶
富教者是也然其設施之畧可得聞歟稽之周官
則所以庶之者有九兩之繫與夫保息之養本俗
之安焉所以富之者有九職之任與夫土會土宜
土均之法荒政職事之頒焉其所以教之者又有
八統之馭十二教之施與三物八刑五禮六樂之
類不一而是其經制之詳可得而悉陳歟孔門

子言志有三年而可使足民者有三年而可使知
方者彼固有得於聖人之教而其所以行之者何
先漢唐諸臣為政有戶口贈倍比室給足者有教
化大行道不拾遺者彼固未必能盡舉周官之政
也而其所以致之者何由或謂制田里薄賦歛可
以富之今之賦歛非不薄也而公私匱乏饑饉相
仍浮殍載路其失安在或謂立學校明禮義可以
教之今之學校非不立也而流俗日弊欺詐相凌
寇攘不思其咎誰執子諸生藏脩壁水習孔子之
教明先生之道有年矣他日日出而致用皆將處司

牧之任有三事之責者也茲欲伸吟轉為謳歌盜賊化為君子于此比隆成周之盛而度越漢唐之治亦有其道歟其參酌古今之宜講究設施之術以俟他日舉而措焉

讀西漢書 高祖紀

漢高帝既定天下置酒洛陽南宮與群臣論劉項之所以得失而曰吾能用三傑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群臣咸服其言雖揚子雲亦有漢屈群策楚傲群策之語後世莫不以為然以愚觀之是亦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夫

高祖之得天下也以仁項羽之失天下也以不仁豈但用人不用人之間而已哉羽為慄悍猾賊所過無不夷滅坑秦卒屠咸陽殺子嬰燒宮室掠貨財婦女而又放弑義帝大逆不道天下之賊也以若所為雖用百范增謀之其能有天下乎帝也以寬仁大度為天下除殘賊其入關秋毫無犯與民約法三章而又舉軍編素為義帝發喪是皆庶幾乎三王之舉所以得天下者其本實在於是若夫知人善任使雖足以為取天下之資然亦帝之餘事耳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斯言也

實劉項興廢之辯而古今之確論也帝有是仁足以
得天下而不知其然亦猶齊宣王有愛牛之仁而不
自知也使當存孟子為之輔佐必能擴充其仁以盡
繼周之治不徒雜霸而已惜乎帝之臣蕭曹起刀筆
良平任智數陸賈叔孫通皆陋儒鄙士不足與語於
斯也

讀西漢書王章傳

秉史筆者當以是非論不常以成敗論以成敗論人
天下無全人矣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帝舅擅權用
事京兆尹王章言鳳誣罔不忠不可任用宜更選忠

賢成帝悅其言而不能用遂為鳳所陷以死班孟堅
譏章不量輕重然則伯默充位全軀保妻子之臣乃
為能量輕重者乎當是時五侯驕僭並作威福尚書
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大臣則奴顏婢膝如張禹
孔光小臣則諛心佞舌如杜欽谷末朋黨比周天下
之勢駸駸入於王氏朝臣自宗室劉向之外無一人
為漢忠謀者况王章由諫大夫遷司隸校尉為京兆
尹居重任享厚祿固非位卑而言高者矣召見延問
輒辟左右上寤曰非京兆尹直言朕不聞社稷計則
章與成帝亦非交淺言深者矣如是之言似不為過

盡忠於君不幸見殺是亦命而已耳顧何咎其不量
輕重耶孟堅如惜其死第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可
矣夫既委質事人盡忠乃其職也今必以爲不量輕
重獨非排死節否忠直者平設使成帝能用章言抑
外戚之與政求忠賢以自輔則漢室終無新都之禍
作漢史者必將美章之功而稱其言之當矣豈有不
量輕重之議也嗚呼成敗論人如此古之所謂良史
者果若是耶

讀東漢書

漢光武以赤伏符即位由是深信符命之說其惑甚

矣爲史氏者宜以正論裁之庶幾可破萬世之疑夫
何范尉宗之史漢也歷叙光武生而神異以及春陵
佳氣舍南火光之屬累數百言謂其受命有符不然
則無以乘龍以御天嗚呼是不幾於語怪也耶夫人
事邇天道遠舍人事而言符命非知道者也昔舜禹
之受命也以朝覲訟獄謳歌所歸湯武之受命也以
後後來蘇八百諸侯不期而會蓋卜諸人心而已安
有所謂符命哉王氏之暴民心思漢久矣光武以仁
厚之資濟英雄之志其行司隸也則舉舊章而識者
屬心其鎮河北也則除苛政而吏民喜悅又能納鄧

禹之策延攬群雉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若所
為其與也勃焉雖無符命固將乘龍而御天矣今皆
不此之論而一一歸之於符是使天下後世皆廢人
道之所當為而僥覲於不可知之天道也而可乎

讀蜀漢志

漢昭烈將終謂孔明日君才十倍曹丕必能終定大
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其自取嗚呼昭烈
於是乎失言矣吾讀陳壽書至此未嘗不深為孔明
懼也夫昭烈之為是言是疑孔明也是以操懿待孔
明也吾不意魚水君臣而猶以智術相御有如是者

於是托孤寄命之際而置嫌疑於其間安在其能托
孤也設使昭烈既沒之後敵國乘之而為祿父之謀
用田單陳平之間奸臣假之而與管蔡流言之變
夏練伊霍之書則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不免於居
宋仁宗之明范富竟至於罷相曾謂劉禪之昏庸
能任賢弗二者乎一言之失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
矣孔明於此地嫌疑逼欲保其身且不可得况欲功
名終乎然則讒間之不佞漢祚之未亾蓋亦幸焉而
已此吾所以痛恨昭烈之失言而深為孔明懼也雖
然昭烈固失言矣然愈足以見孔明之賢為不可及

也苟非忠誠貫乎日月信義孚於天下真有伊尹之
志可以對越神明而無愧者其孰能免後王之疑乎

讀蘇東坡足柳公權聯句

昔梁惠王以鴻鴈麋鹿為樂孟子曰文王與民偕樂
齊宣王有雪宮之樂孟子則曰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古之君子引君當道其固若是也唐之叔末宦寺柄
國藩鎮弄兵賦役繁重民不堪命極矣文宗君臣正
當焦心勞思相與戮力拯民水火之中而漠然不以
為意方且從容聯句愛夏日之長而樂薰風之涼鳴
呼此日此風特文宗君臣樂之耳彼夏畦之農夫邊

監得而共之耶文宗生於深宮其不知

艱難未足多讓為公權者既不能必孟子之言
規其君又逢其君之意而詠美之難乎免於容悅之
罪矣君臣上下無志於民如此唐室所以不競也雖
然磨不足論矣方求之感時內苑賞花釣魚之宴其
君臣終日飲酒賦詩極論太平亦未有必園里休戚
為言者卒至厚豐聚斂殘民之禍而宋祚遂以中微
豈獨磨之公權為可罪哉東坡所以足公權之詩其
亦有感於當時也夫其亦有感於當時也夫

讀歐集

唐李翱幽懷賦云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嘆老而嗟卑
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歐公讀其文恨不
得生其時與翱上下其論文以爲在位君身皆不肯
易其嘆老嗟卑之心而憂翱之憂公之心亦翱之心
哉第不知後之讀歐文者亦有以彼時行道爲賢而
憂公之憂乎嗚呼事有利害不以身而傷懷人有古
今不同時而合志豈獨公之於翱哉予亦有所感矣

讀蘇集

吾始讀東坡制科策及進策諸篇見其有更張百度
之志有賈太傅流涕漢庭之風縱橫氣習尚夫

其所以異於臨川者幾希及觀其上神宗萬言書時
政書及代張方平諫用兵等書憂深思遠忠厚懇惻
思與天下休息之意藹然溢於言外然後見公之學
識議論非復少年之比豈其懲創王氏之失而改之
乎抑亦經歷世故之熟而所造愈深乎所謂更一事
者長一智公其有焉有天下國家者輕棄老成人而
遽使不經事少年爲之其能不敗乃公事也耶

讀荆公集

孟子謂誦其詩讀其書不可不論其世使公之文不
傳於世也則吾不必論公之爲人使公之學不用於

時也則吾無以考公之為人孰謂文章節行高一世可與歐曾三蘇並驅爭先而心術行事顧與呂蔡章惇為伍其可惜也夫其可惜也夫

題陶淵明集

古今論淵明者多矣大率以其文章不群詞彩精拔冲淡深粹悠然自得為言要皆未為深知淵明者獨子朱子稱其不臣二姓有得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之義吳草廬稱其述酒荆軻等作殆亦欲為漢相孔明之事而魏鶴山則曰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

其近觀是三言足以見其為人而節柴之高文章之妙固有不容言者嗚呼若淵明豈徒詩人逸士云乎哉吾不意兩晉人物有若人也

題陸宣公奏議

唐世賢相善謀善斷尚通尚法尚直尚文功業表表非無可稱然皆出於才質之美而未嘗根於學問殆不免乎朱子所謂村宰相者獨魏鄭公耻其君不為堯舜進諫論事每以仁義為勸頗為知學天何建成之事君子病焉吾所敬服者惟陸宣公乎論諫數百炳若丹青雖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今觀奏

議一書若罪已改過之言用人聽言之方以及備邊
馭將財用稅法纖悉畢舉其學之純粹蓋三百年間
一人而已德宗僅能聽其一二尚能削平朱泚恢復
舊物使盡行其所學貞觀之治尚足言哉嗚呼有王
佐之臣而知之不用用之不終於公固無所損益然
唐之天下則可悲矣

致范仲淹答趙元昊書

宋寶元中趙元昊逆命於西范公時經畧邊事乃以
此書遺之元昊復書語多不遜公遂對使者焚其書
當時朝議以仲淹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遂以

得罪嗚呼公豈不知其事之不克必且招謗乎
心急於救生民之患合天下之仁而一身之利害不
遑恤耳昔漢文帝親屈萬里之尊賜和信書至今以
為美談人未有非之者曾謂范公以邊臣行之獨不
可乎古者大夫出境有可以利國家安百姓專之可
也况公此書深達事情極利害真淳事詞嚴義正
既不傷中國之體又足以折外夷之謀何可少哉其
後宋人竟無以制元昊之死命亦不免乎招致諭降
而已尤可見此書之不可無也至於曩霄來降卒見
於范公復起之日得非此書先有以屈服其心乎論

者徒以一舉不就遂訾其失其可乎哉

跋江山秋霽圖

右江山秋霽圖本出龍山人爲靜虛金公所模其
記則公之晚年所自也其爲廷尉屬吏始獲事公
之子少卿公間與公之孫麟壽遊出示此卷屬識數
語於其末予聞昔有趙侍御者嘗得國本人物雜畫
絕人事而模得之後竟失去而爲獨孤申叔所得韓
昌黎復以彈棊取諸申叔然後爲文記之予嘗讀其
文竊有感焉使彼不遇昌黎則固敗篋中物耳後世
孰知其可貴哉今公手書此圖而自爲之記則非

侍御徒能模畫而記其事者何待於昌黎也公之
孫珍藏寶愛爲家庭之天球弘璧其視彼之流落爲
他人有者何如哉予於之益有感焉無恤之簡尚存
君子有以知趙氏世德之盛麟壽於是圖也保守勿
失則金氏之世德此亦可觀其一端云

書夏忠靖公遺事後

予嘗讀楊文貞公所著公神道碑謂當時卿大夫雅
量推公第一而比之王子明韓稚圭私竊敬慕考德
論世是則是效焉而碑文簡約未能悉其處心行事
之詳也乃弘治辛酉之秋公之孫今太僕少卿廷章

忽枉過予山中出示公遺事一帙囑予識之子時遭
先人之喪筆硯久廢又以公之平生大節司寇何公
序論詳矣晚生末學安敢贅一辭哉以故弗果承命
迨予克喪來官南雍而太僕復以為言辭不獲命乃
即所錄之事而詳考之觀其所議歲貢賦役之制務
從仁厚曰不可使後之難繼戕吾民也蓋與王之所
謂東南民力竭矣韓之極論青苗取息為不便者同
一厚下恤民之心至於薦拔士類布滿中外而恩不
已出又與王之所薦人未嘗知韓之薦引上前未嘗
漏語者同一至公無我之思是雖碑所未及而尤足

以證文貞所稱非溢美矣豈獨其長者之度可比二
公也哉宜其先輔

四聖以成重熙累洽之治而榮名盛烈之卓乎當時
垂諸後世也猗歎休哉嗟乎正子明僅相真宗韓雖
佐命仁英兩朝而神宗已弗能用則公之際遇又非
王韓所及然王之有素韓之有忠彥能世其道德而
濟美焉君子以為美談昨聞太僕志欲續公之緒而
位不滿德有識所嘆則今日之為素為忠彥者寧不
有望于太僕乎敢用識諸末簡以俟

跋都城倡和詩卷後

弘治癸亥之秋子被命起自退休來官南雍故友石君宗海越江而來訪予話舊間出雜詩一冊而告之曰淮往歲以事至京凡同年諸公在臺部者相率具酒餞為燕會以惇舊好酒半而太宰屠公首倡三絕衆皆和之少司馬王公序之為軸以見惠淮以詩留別諸公又皆屬焉已而西蜀河南諸君子之仕子朝者以淮嘗濫竽提學奔一日之雅亦出其饌相餉淮即席曰古一律酬之諸君子亦有和篇恐其久而失散彙為一帙目曰都城倡和以識一時盛事南都故舊亦有續而和者今况吾子亦同雁塔之登而並

玉堂之遊今幸齊會於此其可無一言乎嗚呼朋友五倫之一而四倫皆賴以正其所係甚重也夫何伐木音微谷風怨作世之以利合者利盡而交踈以勢附者勢窮而交絕往往翻雲覆雨苟合輕棄甚至若玉揚之無恩王聶之相仇者彼惡知夫天典之所固有而人道之所賴以立乎唐宋盛時諸君子於同年之分最親而久要之情弗替若白樂天東都之會袁起巖蘇臺之集當時以為美談然不過在位之士相聚於宦游之地非一富一貧一貴一賤之時未足以見交道之至也今群公卿諸士夫攀龍附鳳飛霄漢

而宗海雲耕月釣屏居林下雲泥迥隔久矣而能篤
念久要沼具相飲獻酬賦詩傾倒情素不改團司期
集之初心津水從邁之夙契宛然伐木之遺音也豈
非范石湖所謂使人聞風動懷增重名義而有補於
雅道者乎是宜宗海彙而集之以示後人也予才劣
位下衰病早休弗獲從諸公後拜觀是集竊有感焉
故書此於末簡以致忻慕慨嘆之意云

跋王中書汶手札後

烏傷傅生斌嘗受學於故友中書舍人王君允達以
其所得教札彙爲一帙將致奉奉服膺之意及來

大學持以示予予觀其片紙佳字皆勉進規儆之詞
見王君之善教今王君不祿幾二十年而生不能忘
其師寶藏手墨久而弗失有若無恤袖中之簡焉謂
非善學者耶爰用識諸末簡以嘉其志使陳相之徒
見之不亦願有泚乎

跋五經私錄後

曩予承乏長南都太學時錫山楊君文昇以舉子來
卒業焉執經館下質疑辯難弗明弗措予固嘉其有
志於學也既予以老病歸休且十年矣楊君屢舉進
士不利乃俛就銓試授衢郡節推將之官道出吾里

謁予話舊而考德問業如未仕時予因問其何以居
官則曰以讞獄為職他無所事惟欲以曾子得情勿
喜歐陽求生無憾之語而從事焉予曰固得之矣但
君子視民如傷豈惟重辟雖杖笞亦不可不盡心焉
君曰然既又以其平日所錄五經中要語分類纂集
若君道臣道聖學道統武備文事之屬凡三十二門
彙為巨帙取其便檢閱省記覽而備遺忘將以為戰
藝文場者風簷寸晷絺章繪句之助名曰五經私錄
而屬予為序予以老荒廢學屢謝不能而君索之不
置曰願卒有以教之也予辭不獲乃為之言曰昔虞

世南集群書中事可為文用者為北堂書鈔白樂
天取名精語可備採用者各以門類萃為六帖而
高續古文為文苑英華纂要周益公深加嘆賞皆以
其為文取用之易即昌黎所謂纂言者必鈎其玄之
意也世之學者莫不務此不過視為魚兔之筌蹄魚
兔既得則筌蹄悉棄之矣乃若五經所載一句一字
皆古聖微言懿行凡君子所以正心修身應事接物
與夫居官行政之要道莫不具焉學者能句句而思
之字字而味之以身體而力行之則程子所謂終身
用不盡者可以希賢而希聖豈徒若虞白諸公所錄

徒以爲言語文字之資而已哉楊君爲是錄其初固
假以掇文科微利達矣今既學優而仕猶嗜之不厭
而攜之中笥時取而誦習焉則不以筌蹄視之而將
以爲終身之用矣非篤信而好學者能若是乎此又
予之所深喜也故爲識諸末簡以驗其異日之所就
焉

恭題

宣廟御制賜翰林院箴

昔我

宣宗皇帝臨御之日厲精治理而於聖學尤厯緝熙

之功萬機之暇

親灑宸翰製爲翰林一箴告戒

文學侍從之臣且拳拳於堯舜仁義之道而望臣

下以啓沃交修之益此其 聖不自聖望道未見

之心蓋與舜之作歌而責難於臯陶者同一揆也

臣竊惟仁義之言無卑論堯舜之道無近功時君

世主不以爲高遠而難行則以爲迂緩而不急苟

非 天縱上聖邁五而登三者其肯以帝王之道

爲必可行聖賢之言爲必可信哉大哉 皇言竊

墳襲經傳乎雲漢之章煥乎東壁之輝也爲儒臣

者衣被昭回之光而圖所以補報之者宜何如亦

曰非堯舜不談惟仁義是講以臯夔稷契待其身
以唐虞三代望吾君而毋以功利權謀法律刑
名一切富強之術蠱惑上聽則始為不負
天子否則未免乎曲學阿世欺妄不敬之罪矣可不
戒哉

說

自述字說

冠而字周道也字必有說所以表其命字之義且示
教也昔人有名其兄之子曰默曰沉名其子曰渾曰
深而為書戒之者有名其二子曰軾曰轍而為之說

者皆此意耳愁之少也家君又將責以成人之道舉
古冠禮以教懋齋宿筮日告于祠堂禮鄉之先生長
者為賓設懋悅之具為帟幙之房冠服備陳族黨咸
集主賓擯贊揖讓登降自始加以至再加三加一稽
諸禮而行醮畢省乃命懋之字曰德且申之以祝詞
曰吉月令辰冠禮既成昭告爾字式敬爾名農懋於
耕禾稼乃榮工懋於作器用斯精士而不懋忝厥所
生其懋維何曰德之敬厥德伊何天之明命人待以
德是曰德性衆理俱全萬事斯應君臣之義父子之
仁曰禮曰智夫婦主賓信而朋友五品人倫斯德之

大易失難存懋之之功學先格致誠敬入門踐履實地一動一靜一默一語善必懋為惡必懋去不厭不倦勉勉循循內外交脩厥德乃尊稽古成湯有商聖君懋敬厥德日新又新周有畢公元老大臣亦云懋德小物克勤咨爾小子方茂爾年尚克爾德以希聖賢字爾德懋有意存焉顧名思義弗懈益虔履實成山無虧其巔井穿九仞貴在及泉爾服我言日夕乾乾無慚厥名惟德之全懋再拜曰懋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退即錄其語以為字說

陳麟兒仁字說

同年陳孟申有子麟生十九年矣將以今年八月八日加之首服孟申預請字之弁巧其說以為教某曰冠而字賓禮也甫中文獻之懿故多鴻師碩儒君家行冠禮當必有字之者某不腆之言豈足辱命孟申曰以吾久宦學於外有子弗能教而筮賓筮日之禮又弗克親也故願得一言以代過庭之訓俾之顧名思義服膺終身焉若吾子以不賓辭是不屑教也某義不獲辭乃字以允仁而為之說曰麟為四靈之一不家畜不世有國風春秋及傳記百家之書靡不載述以為曠世奇瑞非取其膚身牛尾馬蹄形獨異也

亦曰其爲獸最仁生物不食生草不履自趾而定定而角舉一身無弗仁者以故人皆瑞之不然則亦牛羊犬馬虎豹麋鹿等耳麟不麟哉麟不麟哉夫獸且仁况靈而爲人者乎其所以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視聽言語食息有禮動作威儀有則可以經緯天地曲成萬類超然獨異於物者以其性是仁也性本仁而吾弗能仁焉則獸之不若矣是故聖人安仁賢者利仁學者求仁若雍之敬恕曾之弘毅顏之克己復禮皆其方也麟也能志於仁始希賢終希聖真知允蹈全體不息抑亦可謂仁之麟也已

詩曰振振公子吁嗟麟兮予竊有望焉孟申喜曰是吾命名意也遂書之

金仁甫字說

壬辰之春正月望日大理少卿金公稽古典宿賓贊冠其子麟壽于庭命予字之予辭不獲乃字以仁甫而爲之說曰麟者四靈之一不復生草不食生物獸之最仁者也麟非可以壽名而曰壽者語其仁也天地之仁生生相續悠久無疆其爲壽也孰加焉人得天地之仁以生故仁者人之生理也生理存存無少間斷若木之於春油然其生有暢達而無夭闕有敷

祭而無枯悴其有不壽者耶惟其或蔽於有我之私
而生理爲之梏亡生意遂至於濯濯始有不能壽者
矣堯舜以仁帝天下禹湯文武以仁王天下皐夔稷
契伊呂周召以仁相天下其年皆百有餘歲其民皆
無夭殤札瘥而悉躋于仁壽之域所謂仁者之壽信
有徵矣今子之冠也將責成人之道而成成人之道抑
豈外於仁哉苟能有志於仁而從事焉爲顏之克復
爲曾之弘毅爲雍之敬恕使夫內之所存外之所爲
無一念一事不出於仁而造次顛沛之不違則仁道
在我小之壽一身大之爲天下國家壽舉不外是固
不必生草不履生物不食而後爲麟亦何假乎鍊形
服氣而後爲壽哉公之所以命名而有望於子者其
在是耶嗚呼麟壽尚亦顧名思義而求所以仁其身
哉

賀氏二子名字說

蘭谿儒學教諭朱新賀先生之二子位俸從不受易
皆敏而知學先生於是加之元服以責成人之道焉
而宿子爲賓子辭不獲命乃爲之冠而字之位曰惟
德俸曰惟道而爲說以告之曰古之班爵位者有天
子公侯伯子方之五等又有君與卿大夫上士中士

下士之六等焉然是位也必稱其德而居之或否
焉則忝厥位矣古之制俸祿者其君與卿大夫上中
下士之所受有十倍四倍三倍二倍一倍之差焉然
是俸也必以其道得之或非其道則素飡耳聖人有
言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其所以立之者何在德而
已又曰學也祿在其中矣其所以學之者何謀道而
已爾位也其尚曰宣三德曰嚴祗敬六德以至於俊
明有家亮采有邦則為有以立其位而不忝俸也其
尚謀道而不以至於天爵修而人爵從則食之
衍衍不素飽矣二子勉乎哉天有位于朝以食其俸

者名以命之父之所望也以德稱其位以道得其俸
者字之以廣其義朋友之所教也爾能無負友朋之
所教則能無負於親之所望矣嗚呼二子其念之哉

陸生良甫字說

凡物之偉然奇絕而出乎類者必其物之良者也若
赤驥飛黃騊駼騊駼之為良馬大玉夷玉弘璧璠璣
之為良玉兕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宋之斤魯之削
吳越之劍為良兵良器莫不偉然出其類焉其在人
則以瞿瞿蹶蹶者為良士輔君惟聖者為良臣善治
得民者為良吏屬文紀事書法不隱者為良史運籌

决勝折衝禦侮者為良將論道經邦燮和天下者為良相下而農工商賈鑿卜方技之流亦莫不以其業之精而善者為良孰非出其類而偉然者乎昔權翼之稱謝安謂之江表偉人而晦翁之贊李綱則曰一世偉人夫人物之在當時非不衆且多也而二公獨以偉稱豈謂其體貌之魁梧豐偉也哉亦以其才德之良而事功勲業遠過於人為晉宋之良相焉耳苟非其良奚足以為偉哉予年友淞江大叅崑山陸公之從子其名曰偉而字以良甫其少也孤而鞠於公焉公以其質良行淳而知學為可教也乃以書屬予

申其字之之義將以勗其進焉嗚呼名之而欲其偉字之以勉其良父師之為教至矣予奚以為言哉蚤夜孜孜進修不懈求所以副其名若字焉在生而已矣奚以予言為哉雖然公之意不可虛辱敢為誦其所聞人之有生其命於天者莫不有仁義禮智之良心焉而氣拘欲蔽以喪其良者衆矣生也苟能自其良知良能之天擴而充之至於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以極乎才德之良則未達為良士已達為良臣若良吏若良史若良將相惟其所用無往不為良焉使謝李諸公不得專美於前豈非今日之偉人矣乎其或

庸碌無聞而未免為鄉人苦馬而駑玉而瑕器而凡
無以出類焉則非公之所望矣偉乎偉乎蓋亦顧名
思義無負父師之訓乎

背菴續說

湖南憲副陳公時安之伯兄時泰自號背菴蓋取易
繇之艮其背者而云然也公為之說歷叙其平生孝
友行于家信義聞于鄉為能知所止而止者而仕為
下官耻於俯仰詭隨力辭以歸又合乎時止之義累
數百言而終欲其教所止焉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公
一日訪予山中出以相示又屬予廣其說予惟艮背

之道時泰甫既有所得矣而不自為得乃復以名其
菴公之為說美矣至矣而不自為至尤欲廣其義者
其志將何如耶豈非有見於易道之無窮而不安於
小成者乎顧予何人惡足與語於此辭之不獲乃僭
為之言曰易之取象於背其義博矣周子以背為不
見之處艮其背者止於所不見則靜止而無為故曰
背非見也止非為也蓋即太極圖主靜之意朱子以
背為當止之所艮其背者止於所當止則止得其所
故云背即止也止之所也又即太學止於至善之義
焉二說雖殊各有攸當一以本心之體言一以應事

之用言也人生天地間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大之
 人倫小之事物莫不有無極之真則亦莫不各有當
 止之所皆所謂肯也豈一行一能之所能盡哉時泰
 甫尚與其昆弟子姓益明是道於家庭之內本之主
 靜以立其體而窮夫所當止者以盡其用必知之有
 定見守之有定力內焉不獲其身外焉不見其人時
 而止也以是道而止時而行也以是道而行斯足為
 良其背矣若充其極焉則聖人之定以中正仁義而
 立極與大學之明明德於天下而無物不止其所者
 亦豈外於是哉此予之有志而未能者願與公之見

第共勉焉

銘

書室銘

有崇其阿有幽其室高不數仞廣惟容膝其蓄維何
 易象書詩春秋戴記周官禮儀諸子百家史志群書
 牙籤萬軸森列左右編殘蠹魚文古蝌蚪一室之中
 靡或不有宋愬晨啓孫戶晝高坐我管榻對我韓檠
 窮年兀兀誦習講明嗟世之人志在科第剽竊為工
 括貼是記於理茫然苟圖富貴亦有誦書為文是資
 口不絕吟手不停披含英咀華瓊瑤其辭二者之學

爲人而已世俗所榮君子所鄙維彼哲人學求爲己
博文約禮夙夜拳拳所與歸者古且曰聖賢科第文章
繫我餘事我銘我室式勵厥志

尊經閣銘

有閣我我屹立儒宮上摩奎宿下拱文峯閣中何有
有圖有籍龍牒龜文蟲篆鳥跡外史所掌廣內所司
九流七畧並蓄無遺翠蘊丹函牙籤寶軸簡靈香芸
編殘汗竹惟閣有書莫尊於經聖筆剛定萬世典刑
易象春秋詩書禮樂法言大訓灑灑噩噩世遠人亾
斯文在茲何以尊之古聖是師丹碧輝煌匪閣之美

既治上安下愉孰謂三苗梗化有虞有蠢斯寇肆厥
兇狂帶牛佩犢以跳以跟狗偷鼠竊鴟張狐鳴南土
繹騷群生失寧

皇赫斯怒于荆于襄何爾螢燭敢悖太陽爰命方召
爰整師徒肅將天威以訖天誅

皇謂將臣獨宣予仁取彼亮殘惠我良民以弔以伐
乃勅乃勳毋或逆起玉石俱焚太簇之月搖光在
寅既禡既類爰方啓行鎧仗明：戈干洗：戎車
既駕載飛載揚堂：斯陣正正斯旗有赫

皇靈震彼南陲狡衆終迷敢拒敢抗哀厥群亮蝟奮

鷓鴣張先鋒一鼓敗賊南漳四道並進馬步成行前
攻後擊左剪右屠風飛雷厲電掃霆驅兵鋒所加
醜類離披如捲殘葉如拉朽枝烏合星散巢穴聿
空有嘉折首罔治脇從既艾以宥以釐出其
塗炭撫其瘡痍竹山砥平沙塵清夷維此襄民若
獲更蘇農歡于野旅歡于途戶夜不閉犬吠無虞
三軍凱旋伐鼓淵：歡聲載路捷奉甘泉

帝開明堂獻馘受俘干羽兩階文德誕敷放牛歸馬載
戈橐弓告廟飲至頒賞賚功王猷允塞四夷來庭
臣作銘詩式歌太平

平廣海銘

既治上怡下愉孰謂三苗梗化有虞有蠢斯寇肆
厥兇狂帶牛佩犢以跳以踉狗偷鼠竊鷓鴣張狐鳴
南土繹騷群生失寧皇赫斯怒于荆于襄何爾
螢燭敢悖太陽爰命方召爰整師徒肅將天威以
訖天誅皇謂將臣徃宣予仁取彼兇殘惠我良
民以吊以伐乃勤乃勲母或逆德玉石俱焚太簇
之月搖光在寅既礪既類爰方啓行鎧仗明明戈
于泚泚戎車既駕載飛載揚堂堂斯陣正正斯旗
有赫皇靈震彼南陲狡衆終迷敢拒敢抗哀厥
群兇蝟奮鷓鴣張先鋒一鼓敗賊南漳四道並進馬

步成行前攻後擊左剪右屠風飛雷厲電掃霆驅
兵鋒所加醜類離披如捲殘葉如拉朽枝烏合星
散巢穴聿空有嘉折首罔治脇從既芟既艾以宥
以矜出其塗炭撫其瘡痍竹山砥平沙塵清夷維
此襄民若獲更甦農歡於野旅歡於途夜戶不閉
犬吠無虞三軍凱旋伐鼓淵淵歡聲載路捷奏甘
泉 帝開明堂獻馘受俘于羽兩階文德誕敷放
牛歸馬戢戈橐弓告 廟飲至頒賞賚功王猷允
塞四夷來庭臣作銘詩式歌太平

平廣海銘

惟

聖皇肇位四海仁孚德洽無遠弗届雖

在

自古

所不及者莫不

來王稽可

稱藩惟是兩廣溪峒諸獠怙恃其阻昏迷不恭以
自外

天子之威命逞其悍驕肆厥殘雷以蜂蠆我南鄙之
民乃爾自作那靖干國之紀 皇用震怒命將出
師問罪天兵所加若泰山壓卵無下碎者執訊獲
醜不可勝計克翦大懟式遏亂畧由是東而廉雷
肇慶諸郡西而荔浦洛容之鄉妖氛醜穢迅掃無

餘而嶺海清矣積年逋寇一旦削平巍巍成功無
與為比是不可以無紀也謹為之銘曰維彼

是繁

面獸心

言槃瓠遺孽依山阻

溪弗循 化是曰生黎與 三處禮異俗殊性多

獷戾惟利是趨喜則人居怒則獸攻漢有尉佗宋
有 儂文不能柔武不能威歷代患之畧事羈縻

大

御天棉航並至神化旁達聲教弘破五嶺之南

百粵之域峒徭山蠻悉歸版籍置吏設官因俗而
治化生為熟馴暴以義爰自近歲人牧不職撫綏
失宜稔生釁隙肆茲群醜蛇豕其心反面搏噬于

戈相尋蜂屯蟻聚羊狼狠貪胥牋胥虐毒痛海南
九重寬仁未即 滅曠誅數載愈肆猖獗嗷嗷生靈

詎堪荼毒頃滕弗去寧有嘉穀桓桓虎巨受命徂

征赫赫業業遠揚

天聲旌旗耀日金鼓震天以

遏寇攘以解倒懸彼昏不悛自速其亡翹厥螳臂

車轍是雷士氣橫飛于奮于殛散其部落火其營

窟荔江之浦斷藤之峽鼠穴蟲窠一舉斯拔乃移

洛容乃進陽江長驅直指天討用張西自鬱梧東

而廉雷破竹其勢靡堅不捲覆巢之餘遺孽難全

震霆之下掩救弗前

膽破群

體分因敵我

師深谷其奔 帝有恩言將無黷武凡厥有生皆
吾赤子持杖為寇釋杖為民彼如效順亦與維新
乃休吾兵乃緩其誅是致是附撫厥憊餘妖氛既
掃氓困以甦熙熙

皇仁洽于海隅疇昔南人鷄犬夜驚今茲安堵桴鼓
不鳴疇昔嶺外商旅道壅今行于途摩肩接踵鹽
包青箬飯裹綠荷趨墟歸峒以笑以歌山無瘴烟
海無颶風變為 咸在陶鎔露布奏捷喜動

天京干 廟告功

皇心載寧威加裔荒功先古昔小臣作詩永頌

聖德

傳

林文安公小傳

公諱翰字亨大林姓別號泉山其先光州固始人五
代時始來家于閩公父元美起家進士歷官知縣知
州知府皆有惠政以公貴累贈南京吏部尚書母孺
人鄭氏累贈夫人公自少穎敏好學日記數千言甫
弱冠以春秋薦于鄉累上春官未第卒業大學從游
彭文思公公見其所作大奇之成化丙戌擢禮部亞
魁廷試賜進士高第選為翰林庶吉士內閣累試居

首丁亥冬將授官忽聞母喪奔歸守制未及再葺文
遭父喪先後居廬皆致哀毀瘠其輪輿葬祭皆從禮
制不敢苟也服闋至京始授編脩奉命同纂修通
鑑綱目續編書戒賜以綺寶鉤進職修撰丙午陞左
春坊左諭德戊申

孝宗冷極文命同纂修憲廟實錄兼充經筵講

官及書戒又賜白金文綺前後開科取士命同考

會議者三年考順天府鄉試者一所得名士居多庚

戌考績拜國子祭酒仍兼講官後又加禮部右侍郎

掌祭酒事其典國學垂十年致士嚴而有恩雖勢要

子弟不得請托越次撥歷入服其公監中故事祭酒

餼銀歲以百數公悉貯之官先購置祭酒公署一所

其餘以次營置今合監教官皆居公署由公創其始

也人又皆服其廉乙未改吏部右侍郎轉左署部事

而門無私謁繼為南京吏部尚書以災異倡率部院

諸臣共陳時政明黜陟去冗官等十二事多見采納

有御史自巡按逮歸下獄及二三儒生夤緣傳奉為

中書者公上疏言御史當全風憲之體而中書宜杜

倖進之門疏入忤旨公遂奏乞致仕賜溫旨勉

留會有考察京僚之命公遂自考不職乞先罷歸

旨仍不允而曰災異示戒正宜同加修省警察庶僚以回天意公遂不敢復辭而考察去留務合公論人無間言既而復言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曰佑啓皇儲曰撫綏百姓曰增進賢才以是四者爲天下國家致治之根本不可以不知重也其年考績至京再引年乞休旨仍不許而有精力未衰之留還任未幾而孝廟賓天先帝改元正德而冢宰缺員臺諫交章謂公學行宜居厥位時不克用而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又因災異會陳新政十二事其前二事則勸先帝之法孝宗任大臣以

爲出治之本其後十事又欲上之崇聖德修庶政廣言路以盡爲治之道其所論雖集衆長而裁定皆出公手忠誠剴切抗言無忌未見施行而奸黨已側目矣又公叅贊機務每與內之守備者論事不協而各處內臣進貢過者欲多索快船以便其私公皆裁抑其數多致中傷逆瑾亂政嫉公尤甚南都諸臺諫以言事被逮衆皆畏避而公獨往贐送且欲爲直其事取怒於瑾責令諸臣招公同黨而謫降致仕復指爲大學士劉健等朋黨榜示天下公聞命即行畧不介意及瑾誅後御史凌相等謂公德尊望重不宜置

散地乃復舊銜致仕而汪正文又奏公冷落如環堵之
儒 詔賜人夫月廩其子雲南叅政廷楫以公年八
十有一乞去官歸養 詔許暫歸省視又乞致仕終
養復奉 詔云林瀚歷事累朝名節無玷今既年高
有疾林廷楫暫許在家侍養仍着本處有司以時存
問以稱朝廷優禮耆臣至意蓋異數也分天性孝思
嘗念二親生時弗克致養故自官春坊及往蒞南銓
兩奏乞歸省墓歸老後家祭必躬致嚴墓祭必灑泣
焉不以老病廢禮又創祠堂虛其中龕以祀合族始
祖人以為義族人有孤貧者皆矜其急而鬻其子女

於他姓者則為贖歸廷楫幼時鄉人鄭克和許字以
女雖未納禮而心許久矣後鄭夫婦俱亡有貴族求
與為婚公不忘久要竟不易焉其鄉嘗值歲凶雖家
無厚儲亦必倒廩濟衆不計其直或遭時疫則市藥
劑以給病者其居官自常俸外無所取雖門生故
吏餽遺亦不納也而賓客過門必極款洽其細行之
不苟如此公平生寬弘大度與衆無忤而好賢樂善
無所不至未嘗言人過失亦未嘗有一言欺人其淳
德雅量若是士大夫過門有問終日應酬無惰容閑
居手不釋卷口不廢吟燈下能作細楷其精力不衰

又若是其為詩文渾厚典雅不事雕琢所著有經筵
講章奏議及泉山詩文若干卷藏于家正德己卯之
秋忽患痰喘熱疾旬餘而薨蓋九月二十九日也距
其生宣德甲寅享壽八十有六夫人黃氏慈祥簡靜
閑於禮度賢內助也先公三十年卒嗣子廷楫亦以
進士歷官部屬郡守今為雲南參政而文學行業克
肖於公諸子及孫多登仕版說說振振方進未已異
時德業顯聞另當有傳茲不悉具今廷楫以其宗人
大司空拜舉所述公行實示于屬為之傳其叨為年
友荷公教愛五十餘年相與莫逆不敢以庸劣不文
言敢撫其大畧為之小傳以示其後人使思所以象
其賢也

論曰秦誓有言若有一个臣斷斷無他技休休有
容焉蓋謂大臣之道不貴乎他技惟貴乎有容也
若泉山林文安公者寬弘大度與衆無忤而好賢
樂善不言人過其亦庶乎有容之大臣矣使其不
問賢否一於有容未免枉已徇人如張禹孔光之
流奚足貴乎而公不然方逆瑾亂政諸臺諫以直
言被逮衆皆畏避而獨往贖送取怒於瑾指為朋
黨謫降以歸人皆為之不平公則處之泰然遺佚

不怨其和而不流又有得於柳下惠之介焉故雖
不殄厥愠而亦不殞厥聞公何尤乎書所謂有容
德乃大吾於公見之矣

賈太常小傳

太常賈公諱璠字叔玉廣信鉛山人厥祖若考並有
鄉行公與其兄伯玉仲玉皆業進士期以詩書大其
門伯玉已登鄉舉而享年未既而父亦違養仲玉
謂公曰先君輕財好義囊無遺貲今老母在堂寡嫂
在室諸弟妹在襁褓內資事育外供賦役家之所入
弗能給也何以爲謀吾已游庠校業難終廢當卒父

兄之志幹蠱之責汝其任之公時年十五六學且成
矣泣而對曰敢不惟命遂棄所業一以克家爲務而
逸其兄若弟使力於學以幾有成其治生也埒於蓄
租備殫勤苦惡衣菲食不求侈靡銖錢寸帛不入私
室雖妻之奩產亦公于衆蓋久而後充裕焉其天性
孝友事其繼祖母張母周左右就養皆適其意晨夕
候問寒煖視飲食不命不敢退母嘗多病鄉之醫藥
乃自習湯液儲良劑以備用有盜發其曾祖妣之墓
遺骸散暴灌莽中諸孫往者皆疑畏弗敢近視公手
自掇拾納諸故構復土而後已人多稱之仲玉由縣

諸生登進士第歷官至貴州叅議公事之如父恭順
小心惟命是承雖勞不憚躬躬玉嗜酒而減裂於學
公擲其杯而策其惰幼玉由是感奮遂領鄉薦其在
太學感疾歸公涉暑往迎相失於維揚或云已過京
口遂奔渡而南又知以疾革尚留爪步時日暮風惡
不可渡舟人請俟明日吾弟待我以歿天其或諒我
也亟麾之渡至則果將絕矣執手呼之曰弟有幼妻
弱自寧無一言乎幼玉復瞠目曰有兄在吾何言遂
絕公以喪歸而撫教其孤焉用意尤篤嘗夜有盜至
家衆皆睡熟急扣寤臥所抱而走他皆不暇顧其刑

于有家則內子余恭人事其姒如姑而字諸幼如子
閨門之內雍雍焉尤嚴於教子必欲其務乎遠者大
者不爲世俗淺陋之學其長曰宏以進士第一人歷
官內翰今爲禮部右侍郎每書以誠其厲行檢寡嗜
慾且曰吾見士大夫忽畧小節而能令終者鮮矣其
少曰完亦以明經薦于鄉其修于家示諸子孫有家
規七條皆彷彿義方之意焉鄉里有忿爭不平者得
其一言而直以錢穀貸人恒輕其息弗能償者亦不
之問歲大侵富人多閉糴以徼厚直公獨平其價曰
幸災射利仁者不爲也其兄子既貴恒以盈滿爲懼

非公事不入城府上官或禮于其廬有所延訪則以
民所疾苦政所不便者告之言不及私人以請託至
者必理拒之其從母之子嘗受人之金而以私謁公
懼傷母心則為償其金而遣之亦不從所請也後以
子貴始封翰林脩撰復進贈中憲大夫太常少卿兼
翰林侍讀云 嗚呼世之傳人物者往往有取於奇
節偉行以驚世動俗而於庸行之善者則以為常事
不書而悅於苟難殆非聖人中庸之教也昔曾子固
以洪渥所存人人所易到而載之得非有見於是耶
世降俗薄名為士大夫而內行不修得罪名教者衆

矣有若太常公之所立不出尋倫日用之常而各盡
其所當為無慚德焉豈不可以為訓乎

懋不獲面公而及見侍郎於南都文學志行表表
當世竊嘗意其必有所自矣近以老病臥家侍郎
不鄙衰庸忽以書緘示僉憲姚君某所狀公事行
俾為之傳顧區區不斐之言曷足為公輕重哉觀
狀稱公存心制行不愧古人而惜其志節才猷不
見于時姚非阿所好者固足以傳信矣况有侍郎
為之子以顯揚于後則公所托以不朽者尤自有
在亦奚假於予言哉

東園先生張君小傳

君諱獻字敬修姓張氏別號東園維揚泰州人少穎敏好讀書雖事舉業而究心理學植志不凡年二十七以明經第成化丙戌進士授嚴州遂安知縣律已廉勤而臨民愷悌志欲抑強扶弱子惠困窮縣有古額官糧千餘石稅重而輸之艱也君聞于上准輸折色民便之前政以里甲均徭二役相繼民弗能堪則以均徭移後四年而勞者始獲息肩縣有芹墅堰溉田一千三百餘畝而決壞於洪水失其利者六十餘年則爲之開築水圳一百三十餘丈及通利井塘

水道因以有秋至今民受其賜尤加意教化朔望視學勸課生徒以學宮湫隘取僧寺廢地以廓其址儲材不瓦甃將一撤而新之惜未及成而去其居官持法執禮自信不疑未嘗有所觀望以爲低昂有豪族以武斷病民者痛繩以法不少貸時有巡撫大官欲右豪族君執不從至以盛怒臨之亦不爲動遂以非法去其官君飄然以歸不以得失介意民懷其德戀不能釋而備留不可得乃列祀於名宦之祠焉在官僅十有八月而得民如此其居家篤行孝友處姻族鄰里皆有恩意與人坦夷廓恢不立崖岸間從鄉

舊登臨燕集放懷任俗由由然不自異也作為詩文
寫其胸中所見不規規於模擬論人文字必取其根
據理道蘊籍深厚者未嘗隨俗輒為許可有別業在
東園景趣甚佳時與賓客造焉酌酒賦詩為樂因取
以自號人遂目為東園先生教子以聖賢經訓欲其
務乎遠大不為俗學之卑陋而於忠孝大節尤拳拳
焉其家嗣承仁亦以科第起家由部郎推選入臺今
奉命按治兩浙獨持風裁克濟其美云嗚呼昔人
論天者有定與未定之說吾於東園有徵焉彼其文
學材器可當大受而僅官一小邑方欲行其所學文

以推治豪右不獲上官而去謂非天未定而人勝之
耶今其去官已四十年民懷遺愛猶且生而祠焉君
方擾游田里壽考康寧而德音是茂有子登朝宦業
方新而功名鼎盛則天之定者不在是乎若乃東園
所有則惟盡其在我而已豈計乎天之定不定哉
予昔與東園為年友雅知其賢而作邑遂安與予
鄉邑相隣又耳熟其治績焉今侍御君以吾郡侯
趙公鶴所述事行示予屬為之傳予觀其狀稱東
園學行氣節聞於人人後生晚學師仰不替則其
所立固足以垂世矣參以予所見聞則今世之人

如東園者不多見也惡可使之泯泯乎故著為小傳使來者有攷焉第愧鄙陋不斐之言不足以傳信耳若昌之於後以為東園不朽之托者則在乎侍御之顯揚而奚假於予言哉

劉僉憲小傳

山東僉憲劉公時敷字川行成都內江人也目初穎敏嗜學博通經史矢順己卯以某經魁鄉薦登甲申進士第授刑部湖廣清吏司主事以清慎自持讞獄詳勤尚書陸公瑜深器重之嘗有閱十三司章奏歷本司員外郎遷山東按察司僉事始行部至東萊而

前政怠弛行獄充斥繆因以百數有四五年不決者公剖斷如流不兩月而囹圄以空人推其能時山東諸郡旱澇相仍民苦饑衆莫知所措公怡然以為已任移書抗言於巡撫大臣謂安民以救荒為急救荒以防患為先於是借官廩飭戒備講求荒政靡所不至已而蟲傷繼作倉庾皆虛流徙載道奸宄竊發慮有意外之虞乃復致書巡撫乞奏請于朝得撥賜官廩米二十三萬石內帑銀四萬五千兩銅錢五百五十五萬分諸州縣隨在賑給文廣糴麥種子民使播種為續食之計且出榜諭軍民使各安其業毋生

異疑由是民獲更生而東土賴以無虞公器識明果
操履廉介非義不苟取官屬有廉能者獎之惟貪吏
不少假借其折獄尚仁恕多所平反同官有屬威嚴
以詰囚者則嘆曰何庸若是但平心聽之其情可得
也其心誠於愛民勤於王事不憚驅馳竟以憂勞致
疾而卒平生好為詩雖道路奔走案牘填委而吟咏
不廢有素菴稿若干卷其在官日恒以去家萬里違
親日久弗獲歸養作思親說以見志而欲以事親之
心為事君推愛親之心以及物焉有子瑞年十二始
知向學即訓之經術開以聖賢之學於官所構書舍

若干楹扁曰五清而自為之記著其所以為五清者
又嘗大書涵養德性希古聖賢八字以授瑞卒成其
子明經登第官翰林為檢討以文章名海內云

贊曰予觀世之仕者往往惟富貴利達之慕而不
得則熱中雖遺親後君有所不顧孰知以民之休
戚為命乎有若公之所存以事親之心事君推愛
親之心及物者其度越流輩遠矣能立是心而盡
其道焉雖古君子何以加諸夫何天不假年而弗
究厥施豈非公之遺恨也耶予少聞公名而弗獲
一面近檢討述公年譜而以書來俾為之傳乃為

撮其大畧如此

方母貞節傳

方母姓章氏香溪人故封監察御史思思之孫女也幼有良質淑慧貞靜不妄言笑而好作女工凡績紡織絰剪製縫紉皆極其精父母愛之擇所宜歸字與同里方良規方亦名族乃唐玄英處士子之遺裔也既歸而事舅姑諧妯娌克勤婦道上下宜之不幸天不假年良規嬰疾蚤逝時章氏年方二十有七遺孤廷儀尚在襁褓晨夕悲慟如不欲生蓬首垢面以奉几筵漸哀茹苦以營喪葬未幾而仲舅繼故姑亦老

矣夫之昆弟先以析產異居莫之顧省孳孳孤嫠何以自存族人見其盛年恐不能守有以言撼之勸令改適者章氏毅然作色三復柏舟誓死靡他雖苜蓿喪禍家計索然寒燈孤幌寂寞難堪而鐵心石腸始終不變晝夜劬劬惟以養姑教子幹蠱克家為務其事姑則左右就養承顏順志而得其歡心其理家政則正男女之別謹出入之防內外斬斬以嚴見憚事無不立課童僕以治農業率女侍以勤婦職外供賦役內給贖祭衣食之需皆量入為出謹身節用歲積月累家日充裕而富倍於夫存之時矣其教子廷儀

則崇儉朴去華麗謹修鄉行不爲市道嘗治醫術施藥濟人人有假貸財物不能償者亦不責其償也鄉稱善人長者皆以爲母教所致故前郡守劉公惟馨大書貞節以表其門而縣令蔣侯又具其事行以聞于朝云

贊曰聖人傳易至坤以地道與妻道臣道並言而歸重於代有終其生物之功妻道臣道無不然也吾於臣道未暇致詳姑以妻道明之則夫之有子而代之教有家而代之理若文伯母之擇師而教子成人孟母之三遷而教子爲賢又皆能躬績織以勤其家無非代夫以終其事也亦何異於地之代天終物之功哉吾鄉女婦往往夫死不嫁從一而終亦云貞矣而他善無聞於道猶有歎焉獨聞廷儀之母教子能善治家能富其夫雖沒無遺憾矣頗有得於坤道之代有終者故因廷儀之請爲傳其事以示後之爲母者焉

A rectangular area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is defined by several vertical lines. The lines are dark and somewhat irregular, suggesting they were drawn by hand. The area is currently empty of text or other markings.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right margin, oriented vertically. The characters are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 to be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crip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right margin, oriented vertically, located below the first block of text.

程